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## 第三十五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

詩曰：不思昔日蕭何律，且效當年盜跖能。蜂屯蟻聚施威武，積草囤糧待戰爭。

話說謝總兵來到此山，名為九宮山。山上那位大王，姓董名先。手下四個弟兄：一個姓陶名進，一個姓賈名俊，一個姓王名信，一個也姓王名義。招集了五千多人馬，佔住這九宮山，打家劫舍。

當日聞報，說是岳元帥軍前的糧草在山下經過，不覺呵呵大笑，對著四個兄弟說道：「我正想要奪宋朝天下，做個皇帝，強如在此胡為。那宋朝祇靠著岳飛一人，若拿了岳飛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如今他的糧草在此經過，豈肯輕輕放他過去！」就點起嘍囉一千，紮營在半山之中。看看糧車將近到來，大王就帶領嘍囉衝下山來，一字兒擺開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會事的快快把糧草留下，饒你這一班狗命。牙縫內迸出半個『不』字，就叫你人人皆死，休想要活一個！」軍士慌忙的報與謝昆。謝昆道：「原來是我走差了路頭，是我的不是了。」祇得拍馬掙刀，挺身上前觀看。但見那強人身長九尺，面如鍋底，兩道黃眉直豎，額下生一部血染紅鬚，頭戴鑲鐵盔，身穿烏油鎧，坐下的是一匹點子青鬃馬，手拿著一柄虎頭月牙鏢。見了謝昆，就大喝一聲，如同霹靂：「呔！你是何等樣人，擅敢大膽在此經過？快快把糧草送上山去，饒你狗命！」那謝昆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祇得欠身鞠躬，叫聲：「大王不用動惱！小官是湖口總兵謝昆，奉岳元帥將令，解糧在此經過。可憐小官年紀老邁，不是大王的對手，若是大王拿了糧去，元帥必然將我全家抄斬。望大王憐而赦之，放過此山，感德不淺！」那大王聽了，又把謝昆看了看，果然鬚鬚有些白了，便道：「謝昆，你倒是個老實人，我不搶你的糧草。你可將營頭紮住，速差人去報你元帥知道，說我九宮山鐵面董先大王阻住糧草，必要岳飛親來會戰，快快去報，俺們候你回音。如遲了，休怪我來欺你。」謝昆諾諾連聲而退。大王領眾嘍囉回歸本寨。

謝昆祇得紮下營寨，急急寫了文書，差旗牌星夜飛報上茶陵關去。正值岳爺昇堂議事，傳宣官上堂稟說：「謝總兵有告急文書投遞。」元帥傳令命他進來。傳宣官領令，就同旗牌來到滴水檐前跪下，將文書呈上。元帥拆開看了，大怒道：「好強盜，欺謝昆年老，擅敢搶奪糧草！」便問一聲：「那位將軍前去救回糧草？」階前閃出施全來，應聲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元帥就命帶領五百人馬，同旗牌速去擒拿強盜。施全領令出關，同著差官一路望九宮山而來。

不一日，已到了糧草營前，來見了謝總兵，行禮過了。謝昆道：「施將軍還同幾位來？」施全道：「就是小將一人。」謝昆道：「那個強盜分厲害，若祇得將軍一位，恐難取勝。」施全道：「謝總爺，你可放心，看小將擒他。」謝總兵當時留施全吃了午飯，眾軍亦飽餐了一頓。施全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待末將去擒這強盜來。」施全提戟上馬，帶領兒郎來至山前擺開，高聲喊叫：「強盜快快下山來受縛！」嘍囉慌忙報與大王。董先拿鏢上馬，帶領嘍囉飛馬下山來，抬頭望見施全，大聲喝道：「來者可就是岳飛麼？」施全道：「胡說！爾乃烏合小寇，何用我元帥虎駕親臨。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施全是也，奉元帥將令，特來拿你。」董先大怒，舉起手中月牙鏢，照頭便打，施全舉戟相迎。祇聽得當的一聲，打在戟杆上，震得施全兩臂麻木。又是一連幾鏢，施全招架不住，轉馬就跑。董先大叫：「你往那裡走？」拍馬追趕下來。追了四五里路，施全走得遠了，董先祇得勒馬回山。

這施全因被那董先這把月牙鏢打得魂魄俱消，不敢望糧草營中來，祇顧落荒敗走。那自己馬蹄鑾鈴聲響，他祇認做後邊董先追來，所以沒命的飛跑，一口氣直跑下二里路。回轉頭來，不見了董先，方纔勒住馬，喘息不定。忽見前面為首一位少年，生得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，面如滿月。頭戴虎頭三叉金冠，二龍搶珠抹額，身穿大紅團花戰襖，軟金帶勒腰，坐下一匹渾紅馬。後面隨著四五個家將，各各騎著劣馬，手執器械，跟著這少年，一直望前而去。施全想道：「那個少年必然是富家子弟，在此興園作樂的。倘若前邊去，遇著了這個強盜，豈不枉送了性命？待我通知他一聲，也是好事。」便高聲叫道：「前邊這後生快快轉來，休得前去送命！」那後生正行之間，聽得此話，勒馬轉來向施全問道：「將軍喚我轉來，卻為何事？」施全道：「前邊有個強盜分厲害，恐你們不知，倘遇見了他，白送了性命，故此通知你一聲，快些轉去罷！」那後生道：「將軍何以曉得前邊有強盜？」施全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施全是。因有護糧總兵謝昆，被那九宮山上強盜阻住不放，我奉元帥軍令前來保糧。不道強盜果然本事高強，殺他不過，被他打敗了。故此喚你們轉來，是個為好的意思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極承你盛情。」遂吩咐家將：「取我的鎧甲來！」家將答應一聲，取過包袱解開，公子下馬披掛。那施全在旁，看他穿上一副就身貼體的黃金甲，橫勒絲蠻帶，翻身跳上了渾紅馬。兩個家將抬過一杆虎頭鑲金槍，公子綽在手中，叫聲：「施將軍！引我前去捉這強盜。」施全觀看這他這根槍杆，比自己的戟杆還粗些，想必倒有些本事的，便道：「小將軍，你尊姓大名？這強盜委實厲害，不要輕看了他嚇！」公子道：「我今且去會會這個強盜，若然勝了，與你說名姓；若然不能取勝，也不必問我姓名，就請將軍前行引道。」施全害怕，那裡敢先走？那些眾家將都笑道：「虧你做了一位統制老爺，遇了強盜這樣害怕，怎麼去與金兵對敵？同去不妨的。」施全滿臉慚愧，無可奈何，祇得一齊同走。

將近九宮山，施全把手指道：「前面半山裡的人馬，就是強盜營頭。」那小將軍就催馬來到山下，高叫一聲：「快叫那董先強盜下來，認認我小將軍的手段！」嘍囉忙去報知董先，董先飛馬下山。施全見了，對小將軍道：「強盜來了，須要小心些！」公子道：「待我拿他。」一馬衝上前去。施全同家將在後邊觀看。那董先見了公子，便罵道：「施全，你這狗男女也不成人，怎麼去叫一個小孩子來送命？豈不可笑！」公子道：「你可就是董先麼？」董先道：「既知我名，就該逃去，怎麼還敢問我？」公子道：「我看你形狀倒也像是一個好漢，目今用人之際，何不改邪歸正，掙個功名？我也是要去投岳元帥的，不若同了我去。若一味逞蠻，恐你性命不保！可細細去想來。」董先道：「你這小毛蟲有何本領，擅敢如此無禮，口出大言，打死你罷！」遂一鏢打來，公子擺了擺這杆虎頭槍，在他鏢柄上一托，當的一聲響，鼻在旁邊。要要一連幾槍，殺得董先手忙腳亂，渾身臭汗，那裡招架得住？祇得轉馬敗上山去，大叫：「兄弟們，快來！」

那陶進等四人讓過董先，一齊走馬衝下山來，一見了那位小將軍，齊齊叫聲：「啊呀，原來是公子！」各各慌忙跳下馬來跪下。公子亦下馬來道：「俺祖爺原叫你們去投岳元帥，怎麼反在這裡落草？」卻說那四人原是張元帥舊時偏將，故此認得公子。當下便道：「小將們原要去投元帥的，因從這裡經過，被這董哥拿住，結為兄弟，故此流落在此。不知公子何故到此？」公子道：「我遵祖父之命，去投岳元帥。遇見了施將軍，說你們阻擋了糧草，故爾來此。我想你等在此為盜，終無結果，既與董先結義，何不勸他歸順朝廷，同我到岳元帥營前效力？有功之日，亦可榮宗耀祖，揚名後世，豈不是好？」陶進等領了公子之言，連忙上山去勸董先，不提。

且說這施全看見公子在那裡降伏這四人，便來問家將道：「你家公子，是何等樣人？緣何認得這強盜？」張興道：「俺家公子，名喚張憲。俺家老爺，便是金陵大元帥，今已亡故了。俺家太老爺，因有半股瘋疾，故命我家公子去投岳元帥麾下，去干功名的。」施全聽了大喜，連忙下馬，來見了公子。謝總兵聽得報說此事，亦出營來迎接。恰好陶進等四人下山來見公子道：「小將們說起先老爺之事，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，情願投順。但要收拾寨中，求公子等一天，方可同行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！你們可同去幫助收拾，我在此間等候便了。」四人領命回山。這裡謝昆、施全迎接張憲，各各見禮已畢，施全安排酒飯款待。

到了次日，董先等五位好漢收拾乾淨，放火燒了山寨，帶領數千陵兵下山來。謝昆接進營中，與施全、張憲各各見禮已畢。施全把兵分為兩隊，往茶陵關而來。且按下慢表。

又說到湯懷同著孟邦傑奉令催解糧草，到了三叉路口，軍士來稟道：「老爺走大路，還是走小路？」湯懷問道：「大路近，還是小路近？」軍士道：「小路近得一二里，但恐有草寇強盜。」湯懷道：「糧米早到軍前，就是功勞。既然小路近，就走小路。放著我二人在此，那裡有吃豹子心肝的強盜來惹我？怕他怎的？」軍士領令，竟往小路而走。不想道路狹窄難行，反要爬山過嶺，

本意圖快，不覺越慢了。

一日，行到一塊大平陽之地，湯懷吩咐軍士安營造飯，方好盤山。眾軍領令，就紮下營寨歇息。湯懷對孟邦傑道：「賢弟，這幾日行路辛苦，我今閑坐在此，何不同你到山前山後，尋些野味來下酒何如？」孟邦傑是個少年心性，便道：「悶坐不過，甚好，甚好！」湯懷就命家將：「堅守營門，我們閑耍一回就來。」二人出營上馬，信步望著茂林深草處，一路沿著山下搜尋而來。祇見前面一隻大鹿，在那裡吃草。湯懷就拈弓搭箭，颯的一箭射去，正中在鹿背上。那鹿負痛，帶箭飛跑。湯、孟二人加鞭追趕。那鹿沒命的跑去，追下有□來里路。斜刺松林裡轉出一班女將，為首兩女子，生得：

眉彎新月，臉映桃花。蟬鬢金釵雙壓，鳳鞋金鍍斜登。連環鐵甲束紅裙，繡帶柳腰恰稱。一個青萍劍，寒霜凜凜；一個日月刀，瑞雪紛紛。一個畫雕弓開處如滿月；一個穿楊箭，發去似流星。

常言道：「無巧不成書。」那隻鹿剛剛跑到那林邊，被那使刀的女子加上一箭，那鹿熬不住疼痛，就地打一滾，卻被眾女兵一擁鉤搭住，將繩索捆住，扛抬去了。湯懷看見，便叫聲：「孟賢弟，你看好兩個女子，把我們的鹿捉將去了！」孟邦傑道：「我們上去討還來。」湯懷道：「有理。」遂趕上前來，高叫道：「這鹿是我們射下來的，你倒湊現成，那裡有這等便宜事？快快送還便罷，休要惹我小將軍動手。」那拿劍的女子喝道：「胡說！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箭射倒的。你要賴我，我就肯還你，祇怕我手中這雙劍也未必肯。」湯懷大怒道：「好賤人！我看你是個女子，好言問你取討，你反敢無禮麼？」就把槍倒轉，一槍杆打來。那女將舉劍隔開，劈面就砍。惱得湯懷心頭火起，使開槍耍耍一連幾槍，那女將力怯，招架不住。惱了使雙刀的女將，把馬一拍，舞動日月刀，上來幫助。孟邦傑看得高興，掄開雙斧，上前接住。兩男兩女，捉對兒廝殺。那女將抵敵不住，虛晃一刀，轉馬敗將下去。湯、孟二人那裡肯罷，隨後追趕。

不到二三里地面，來到一所大莊院，背靠一座大高山，莊前一帶合抱不擁的大樹。那女將到了此地，竟帶領女兵轉入莊內，將莊門緊緊關閉，竟自進去了。那湯懷趕到莊門口，高聲大叫：「你那兩個賤人不還我鹿，待躲到那裡去？快快把鹿送了出來，萬事全休。若不然，惹得老爺性發，把你這個鳥莊子放一把火燒做了白地！」叫了一回，不見動靜。孟邦傑道：「哥哥，我們打進去，怕他怎的？」湯懷道：「那怕他是皇帝家裡！」

二人正待動手，祇見莊門開處，走出一位老者，年過半百，方臉花鬚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褐色絨袍。背後跟隨三四個家將，各掛一口腰刀，慢慢的踱將出來，問道：「是那裡來的村夫，上門來欺負人？我這村莊非比別處，休來討野火吃！」湯懷正要開口，卻是孟邦傑槍上前一步，在馬上躬身道：「老丈聽者，我們二人乃是岳元帥麾下護糧統制。今日在此經過，在山前尋些野獸下酒。方纔射倒一鹿，卻被你們莊裡兩個女將恃強搶去，故此特來取討。」那老者聽了，便道：「原來為此！一隻鹿值得甚事，大驚小怪！你們既是兩位護糧將軍，且請進小莊待茶。方纔這兩個是小女，待老夫去把鹿討來奉還便了。」湯、孟二人見那老者言語溫和，遂跳下馬來，跟隨老者進莊。莊客把馬拴好在莊前大樹上。

二人到了大廳上，撤下了兵器，望老者見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老者請問：「二位高姓大名？現居何職？」湯懷道：「小將姓湯名懷，是岳元帥從小結拜的義弟。這個兄弟乃是山東孟邦傑，因惹了劉魯王，投在岳元帥麾下，都做統制之職。今奉元帥將令，催糧到此，偶爾逐鹿，多有唐突！請問長者尊姓大名？此地名何所？」老者道：「老夫姓樊名瑞，向為冀鎮總兵，目今告病休官在家。此間後面高山，名為八卦山，因老夫姓樊，此莊順口就叫做樊家莊。今日難得二位將軍到此，山饒野蔬，且權當接風。」二人連稱：「不敢！原來是前輩尊官，小將們不知，多有冒犯，望乞恕罪！」

正說之間，左右安排桌凳，擺列酒撰。二人連忙起身作謝，說道：「小將們公事在身，不敢久停。這鹿不還也罷，就此告辭了。」樊瑞道：「二位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且請略坐一坐，老夫還有話請教。」二人祇得告禮坐下。兩邊家將斟過酒來，各人飲過了幾杯。樊瑞開言道：「二位將軍在外，終日在兵戈叢中馳騁，還念及家中父母、妻孥否？」湯懷道：「不瞞老伯說，向來年荒時候，老父母都已見背。連年跟著岳元帥南征北討，也不曾娶得妻室，倒也無甚牽掛。」樊瑞道：「如此正好盡力王事，但孟將軍青年，必竟椿萱還茂？」邦傑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遂將劉猊行兇之事，告訴一遍，因此亦未有妻室。樊瑞聽了二人說話，暗暗點頭，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老夫有一言，二位亦不必推辭。老夫向為總兵，祇為奸臣當道，不願為官，隱居於此。年已望六，小兒尚幼。祇因兩個小女，一向懶學女紅，專好掄刀舞劍，由他嬌養慣了，故今年雖及笄，尚未許人。恰好老夫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兩隻猛虎，趕著一鹿奔入內堂。今日得遇二位到此，也是天緣。老夫意欲將兩個小女，招贅二位為東床嬌客，未知二位意下若何？」二人聽了，心中大喜，祇得假意道：「極承老伯不棄！但恐粗鄙武夫，怎敢仰攀高門閨秀？」樊瑞道：「不必固遜，前日藕塘關金舍親曾有書來，說岳元帥已將『臨陣招親』一款革除。今賢婿們軍糧急務，難於久留，趁今日黃道吉辰，便行合巹。」遂飲了幾杯，撤過筵席，叫莊丁：「去把二位將軍的馬，牽入後槽喂養。」一面端整花燭，安排喜筵；一面差人去近村莊，請過鄰裡老友來赴喜酌。那些近莊親鄰，亦都來賀喜。一時間，廳堂上點得燈燭輝煌，請出樊老夫人來，拜見了岳父、岳母，然後參天拜地，送入洞房。有詩曰：

堪誇女貌與郎才，天合姻緣理所該。□二巫山雲雨會，襄王今夜上陽臺。

合巹已畢。湯、孟二人出到廳堂，款待眾客。正在飲酒之間，家將來報說：「公子回來了。」但見家將們扛抬著許多獐兔鹿鹿之類，放在檐下。後邊走進一位小英雄，前髮齊眉，後發披肩，年紀□二三歲，生得一表人材，原來就是有名的虎將樊成，上廳來先見了爹爹。樊老將軍便問：「這次因何去了□數日方回？」樊成道：「那近山野獸俱已拿盡，故爾遠去興圍，遲了幾日。」老將軍道：「過來與兩位姐夫見禮。」樊成道：「孩兒不省怎麼就招得這兩位姐夫？」老將軍道：「這個姓湯名懷，那個姓孟名邦傑，俱是岳元帥麾下，現居都統制之職。因為解糧過此，天緣湊合，招贅在此。」樊成聽了，方來見了禮，又與各親鄰等見禮畢。然後就坐飲酒，直至二更方散。送歸洞房。

次日，樊老將軍宰了些牛羊豬雞等物，叫莊丁扛抬□來壇自釀下的好酒，送到營中，犒賞了眾軍士。住了三日，到第四日，湯、孟二人請岳父出來稟道：「小婿軍務在身，今日拜別起行。」樊瑞道：「此乃國家大事，不敢相留。」就命準備酒席餞行。席間，樊瑞道：「賢婿們可盡心王事，若能迎還二聖，我亦有光！小女自有老夫照看，放心前去。」樊成道：「再過二年，我來幫你殺番兵。」湯、孟二人遂拜辭了岳父母，與小姐、妻舅作別了，出莊回營，領兵解糧起身，不表。

再說謝總兵催糧，到了關下紮住，同眾將來到轅門候令。旗牌稟過元帥，元帥令進見。謝昆、施全先把九宮山鐵面董先降順之事，又將會著張公子的話，細細稟明。岳爺大喜，便叫：「快請張公子相見。」公子就上前參見，將祖父之書雙手呈上。岳爺接過看了，隨即出位相扶道：「公子在我這邊，皆是為朝廷出力。」遂吩咐張保：「將行李送在我衙門左近，早晚間還有話說。」張保領令而去。元帥又令董先等五人上堂，參見已畢。岳爺道：「爾等到此，須與國家出力，建功立名，博個封妻蔭子，不枉男兒之志。」董先等謝了。元帥遂令將董先帶來兵卒，命軍政司安插，收明糧草。

諸事已畢，大排筵宴，慶賀新來六將。各各見禮，合營暢飲。忽報：「湯、孟二將軍候令。」元帥道：「令進來！」二將進見。元帥道：「□數萬大兵，日費浩繁，何為今日纔來？」二人道：「末將有下情稟明，望元帥恕罪！」就將貪行小路，捉鹿招親，成婚三日，有誤軍機之事細細稟明。元帥道：「我前已有令，把『臨陣招親』一款已經革除，爾亦無罪。既是如此，且與眾將相見，另日與你們賀喜罷！」二人謝過，就來與張憲、董先等各各見禮，入席飲宴，不表。

且說岳元帥到了次日，將兩隊軍糧屯紮關中，遂發大兵起身，來取棲梧山。到得離山□里，安下營盤，來至山下討戰。何元慶聞報，披掛下山。岳爺抬頭觀看，見那將頭戴爛銀盔，身披金鎖甲，手拿兩棊銀錘，坐下一匹嘶風馬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岳爺暗想：「若得此人歸順，何愁二聖不還？」便開口道：「來者莫非何元慶乎？」元慶道：「然也！來將可是岳飛麼？」岳爺道：「既知我名，何不投降？」元慶道：「你既是岳飛，我聞你兵下太湖，收服楊虎、余化龍，果然是員名將。本帥久欲投降，奈我手

下有兩員家將不肯，故爾中止。」岳爺道：「凡為將者，君命且不受，豈有反被家將牽制之理？虧你還要將領三軍，豈不可恥！」元慶道：「你不知我這兩個家將，非比別個，自幼跟隨著我，不肯半步相離，我亦不能一刻離他，所以如此。」岳爺道：「你那兩個家將是何等樣人，可叫他出來，待本帥認他一認，勸他歸順何如？」元慶道：「我那兩個家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恐他未必肯聽你的話。」岳爺道：「你且叫他出來。」元慶道：「你必要見他，休得害怕！」岳元帥道：「不怕，不怕！」

何元慶喚出那兩員家將來，有分教：岳元帥：計就山中擒虎將，謀成水裡捉英雄。畢竟不知兩個家將是何等之人，肯降不肯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